

唐宋八大家名篇注译之四

韩愈散文

云子 编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目 录

韩愈和他的散文	(1)
原道	(6)
原毁	(16)
获麟解	(21)
师说	(23)
杂说·之一	(27)
杂说·之四	(29)
讳辩	(31)
争臣论	(35)
论佛骨表	(43)
子产不毁乡校颂	(51)
圯者王承福传	(54)
送穷文	(59)
鳄鱼文	(65)
蓝田县丞厅壁记	(69)
送孟东野序	(73)
送董邵南序	(79)
送杨少伊序	(82)
送石处士序	(86)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90)

应科目时与人书..... (94)

上宰相书 (97)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 (106)

与于襄阳书..... (112)

答李翊书..... (116)

祭十二郎文..... (122)

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130)

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 (135)

柳子厚墓志铭..... (142)

柳州罗池庙碑..... (151)

韩愈和他的散文

韩愈（公元768—824年）唐代文学家、思想家，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自称昌黎（今河北卢龙县）人，因昌黎郡韩姓为望族，唐时门阀之见甚重，故他自托郡望，《旧唐书》因之直书他为昌黎人，世称昌黎先生。韩愈三岁成为孤儿，依靠长兄韩会抚养。韩会曾得宰相元载赏识，任起居舍人，大历12年（公元777年）元载事发被赐自尽后，韩会受牵连贬为韶州刺史，全家随往韶州。不久韩会去世，嫂郑夫人携年纪尚幼的韩愈和养子老成扶灵柩回河阳安葬后，又遇建中三年的中原动乱，只得带着他们“就食于江南”别业（《见复志赋》）。在郑夫人督促下，他刻苦学习儒家经典和先秦两汉之书，勤奋写作尚古之文。贞元二年（公元786年），他“苦家贫，衣食不足”决定到长安求仕。他以为凭自己超群的才学和文章，考取进士并非难事。可是，在当时考卷不糊名的情况下，能否得中并不完全决定于文章才学。韩愈一无背景，自然不能一举登第，接连考了四次才于贞元八年考取。可是在吏部的博学宏词试中却又三次不能过关，一直未得授官。他不得不寄身镇帅，于贞元十二年应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董晋的征聘，去汴州当了观察推官，董晋死后，又在徐州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帐下当推官，抱负不得施展，过着“累累随行，役役逐队”的幕僚生活。直到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他才得入仕长安。受封为四门博士。第二年被任命为监察御史。但不久，由于他“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旧唐书》语），上数千言奏章极谏罢宫市，触怒

德宗皇帝，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宪宗继位后召他回京任国子博士，后改任都官员外郎，不久又被罢为四门博士。他文声甚炽，却宦途多艰，于是作《进学解》以自喻。宰相李绛读后，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推荐他当了比部郎中、史馆修撰。一年后转任考功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没有多久遭不喜欢他的人诬陷，改任太子右庶子。元和八年奉诏作《平淮西碑》，元和十四年因上表谏阻宪宗迎佛骨之举，触上怒，皇帝欲对他加严惩，得裴度、崔群说情及朝中大臣、国戚劝谏，才将他贬为潮州刺史。到达潮州后，他上表宪宗陈诉沿途的艰辛困苦，哀婉乞恳，宪宗览表，有复用之意，又遭皇甫镈坏事，改授袁州刺史。贞元十五年奉调回京任国子祭酒，转迁兵部侍郎，后改任吏部侍郎。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十二月病逝，享年五十七岁。追赠礼部尚书，谥曰文，所以称韩文公。

《旧唐书》说韩愈“性弘通，与人交荣悴不易，少时与孟郊、张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称荐于公卿洵。后张籍荣于禄仕，两人间相聚仍是论文赋诗，和过去一样。颇能诱导鼓励后进。”为人正直、热情、重友情。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他在古文的理论建设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送孟东野序》里，提出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文中列举了从上古到魏、晋、六朝文学和学术的历史现象，说明不同时代会产生不同的文学和学术思想，而这些文学家和思想家之所以不朽，就是因为他们善鸣。“善鸣”可以理解为表现了时代精神。文中还提出了“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强调必需有真情实感才能写出好作品。所以，从孟郊离京的事

来说，他既为孟郊临近垂暮之年还得远途劳顿而不忍，但又从此去可以丰富生活见闻体验，有利于写出好作品而为之高兴。在《荆潭唱和诗序》里，进一步阐述了文学和社会生活体验的关系。在《答刘正夫书》中，提出“师古圣贤人。”指出师古人意在“师其意，不师其辞。”断言说：“以古圣贤人为法者，虽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徒出，必自于此。”而圣人之道，就是“能自树立不因循者也。”《答李翊书》则是文论中有代表性的一篇。

《答李翊书》首先提出学习古文要以立行为本，立言为丧，“仁义之人，其言藹如”，要取得文字上的成就，必须从加强道德修养入手，因为道与文是统一的。而对学习古文，达到道文统一提出必须经过三个步骤：1. 广泛阅读前人的作品，牢记圣人的思想，写作时必须去掉陈旧的思想命意和言词；2. 识别古书中所载道的真伪，在写作时去掉内容上和言词中的杂、伪部分；3. 永远坚持道德修养和读书，不要急于求成，不要受现实利益的诱惑，不以时人的毁誉为转移。文中还提出了写古文要以气势为先的问题，把气势与语言的关系比作水与浮物的关系。强调“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指出古文形式自由，言有长短，随内容的需要而变化，不像骈文受对偶形式的束缚。

他是一位划时代的文学理论家，他关于“道”和“文”统一的学说，给曾经统治了几个世纪的极端形式主义的骈体文敲起了丧钟，吹起了文学启蒙的新时代号角。（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

韩愈自己身体力行实践自己的文学主张，写出了开一代新风的许多优秀作品。他创造了一种有别于骈文，也有别于

在他之前用于实际功利的散文，并将这种文体提高到了真正的文学境界。从此散文被公认为是一种文学样式。对后世起着深远影响。他的散文大都达到了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高度统一。在他的散文中反映出了中唐时代错综复杂的社会状况和各阶级、阶层的生活图景，揭露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深刻矛盾，提示了大小官吏中的尸位素餐者，作威作福、刮削人民者，同时也歌颂了一些为人民做好事，关心人民疾苦的好官。还反映了封建制度对人才的埋没、士人的无奈和不满。总之他的文章内容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即便是从为个人求职而给权势者写的书信中，也反映出了官僚制度的腐败和怀才不遇者的愤懑。当然，他的观察生活，评判是非，表现美好揭示丑恶，衡量一切的尺牍是儒家的正统思想，有的文章直接就是儒家思想的阐释。所以他的散文的思想内容也具有时代和思想的局限。如①为封建君权辩护、宣扬君权至上（《原道》，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圯者五承福传》），②在许多求职书中反映出热衷于功名利禄。

韩愈的散文在艺术上取得很大成就。《新唐书·韩愈传》称他的散文“刊落陈言，横骛别驱，汪洋大肆。”苏洵评说他的文章“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鼉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赞扬了韩文的雄奇。他的论说文善于引用史事来阐述抽象事理，把枯燥乏味的道理写得生动，具有说服力；善于层层推进，深入质辩，把比较复杂的问题，由浅入深地加以剖析；善于通过对比和比喻阐明事理；还尚于“抑遏掩蔽”，先掩蔽自己的观点，然后通过转折，抓住题旨，进行分析得出结论。他的记叙文，无论是写景、叙事还是记人，都能根据不同题材

和题旨，运用恰当的表现手法和生动简炼的语言（即他所提出的“辞事相称”的理论）来巧妙地写成。许多作品表现出高度的艺术技巧，脍炙人口。

《旧唐书》说，韩愈写文章必“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焉。宋代大文学家赞他“文起八代之衰”，可见韩愈文章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原 道

【题解】

原道即是探求儒家的仁义道德的根本，用以排斥佛教、老子的学说。唐代宗教盛行，奉道教为国教，尊老子为始祖，对佛教也大力提倡。中唐时，大批的佛、道教徒脱离生产，占有大量庙产，享受免赋税、免徭役等特权，成为剥削阶级中的一部分。韩愈写此文旨在阐释儒家的道德观，以抨击佛教、老子的脱离实际，空洞无物的道德论，抨击宗教活动严重影响国计民生，有一定现实意义。但本文中对儒家所强调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等级观念，有进一步发挥，对少数民族也没有正确的认识。当然这也是由于他的阶级和历史局限所致。

写作技巧上，文章结构严谨，首尾照应。排比句迭出，气势浩大如大江奔涌。

【原文】

博爱之谓仁[1]，行而宜之之为义[2]，由是而之焉之为道[3]，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4]。仁与义为定名[5]；道与德为虚位[6]。故道有君子小人[7]，而德有凶有吉[8]。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9]。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

仁[1]，子子为义[11]，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12]；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13]。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14]，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15]，黄、老于汉[16]，佛于晋、魏、梁、隋之间[17]。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18]；不入于老，则入于佛[19]。入于彼，必出于此[20]。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21]。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22]？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23]。”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24]。”为孔子者[25]，习闻其说[26]，乐其诞而自小也[27]，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28]。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29]！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30]。古之为民者四[31]，今之为民者六[32]；古之教者处其一[33]，今之教者处其三[34]。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古之时，人之害处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35]，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而后为之食。木处而颠[36]，土处而病也[37]，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贍

其器用[38]；为之贾，以通其有无[39]；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40]；为之葬埋祭祀，以长[41]其恩爱；为之礼，以次[42]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壹郁[43]；为之政，以率其怠倦[44]；为之刑，以锄其强梗[45]。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46]；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今其言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47]。”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48]。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49]。

帝之与王，其号名虽殊，其所以为圣一也[50]。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其事殊，其所以为智一也。今其言[51]曰：“曷不为太古之无事？[52]”是亦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也？”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也？”传[53]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54]，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

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55]，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56]。进于中国，则中国之[57]。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58]。”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59]。”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60]。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61]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62]，而其为教易行也[63]。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郊焉而天神假[64]，庙焉而人鬼飨[65]。曰：“斯道也，何道也[66]？”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69]。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68]。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69]。

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

行[70]。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71]，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72]。

【注释】

[1] 博爱：广泛的爱、兼爱。孔子的学生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孟子·离娄下》也说：“仁者爱人。”[2] 宜之：适宜，符合人情。[3] 由是……句：朝着仁义去做就是道。[4] 足乎己……句：自己有了足够的修养，不尊显外表就是德。[5] 定名：指科举考试榜上有名。此处指儒家所说道德是以仁义为具体内容的。[6] 虚位：抽象的，可以作不同解释的。[7] 故道有君子小人：道有君子之道与小人之道。《易经·泰·彖传》：“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道德是一种意识形态，是对社会成员起约束作用的准则。先秦不同学派有不同的道德观。[8] 德有凶有吉：《左传》文公十八年：“孝、敬、忠、信为吉德，盗、贼、藏、奸为凶德。”[9] 老子之小仁义……句；老子：即李耳，又称老聃，春秋时思想家，道家思想的创始人。小：小看。毁：毁谤。见者：看到的。[10] 煦煦：和悦、恭顺貌。[11] 子子：琐屑细小的样子。[12] 其所谓道……句；他所说的道，是讲他的主张，不是我所说的道。[13] 其所谓德……句：句式与上句同。老子书又名《道德经》大旨归于无为自化。此二句即指此。[14] 合：包含在内。[15] 火于秦：秦始皇采纳李斯奏议，焚烧百家之书。[16] 黄：黄帝。老：老子。汉初盛行黄、老之学（即道家之家）。文帝、景帝、窦太后至王室宗亲、名臣名将以至处士盖公等皆崇尚它。[17] 佛：佛学。魏、晋至梁、隋的时候佛学盛行。魏时有人剃发为僧。梁武帝信奉佛法，佛教大为盛行；隋文帝开皇元年，普诏天下，听任百姓出家为僧，并按人口派捐修建庙宇，塑造佛像。[18] 杨：杨朱，战国时思想家，道家创始人之一。主张听任自然。墨：墨翟，战国时思想家。墨家创始人。主张兼爱。非攻。战国时杨墨学兑非常盛行。[19] 这句指两汉以来，老、佛学说盛行。[20] 彼：指佛老之说。此：指先王之道（即儒家学说）。[21] 于：同污。污蔑。[22] 孰：谁。[23] 《庄子·天运》：“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另葛洪《神仙传》也有孔子师事老子事。[24] 唐僧法琳《破邪论》引《清净法行经》说：“佛遣三弟子震■（即支那）教化：儒童菩萨，彼称孔子；光净菩萨，彼称颜回；摩诃迦叶，彼称老子。”

[25] 倩奉孔子的人。[26] 听惯了这种学法。[27] 诞：荒店、荒诞、欺诈。[28] 举：称述。笔：书写。[29] 好：爱好。怪：怪诞。[30] 求：探求。端：开始、原委。讯：问。末：结果。[31] 古之为民者四：指士、农、工、商。[32] 今之为民者六：指士、农、工、商、僧、道。[33] 古之教者：指士。教者：教化百姓的人。[34] 今之教者：指士、僧、道。古时不从事体力劳动的只占四分之一，现在却占了六分之三。

[35] 生养：生存、养育。[36] 木处而颠：住在树上怕摔下来。[37] 土处：居洞穴。病：生病。[38] 贍：供给。[39] 贾：商人，经商。通：流通、交换。[40] 济：帮助、挽救。[41] 长：延续。[42] 次：顺序，作动词。[43] 宣：疏散、宣泄、排解。壹郁：忧郁。[44] 政：此处指行政管理。率：督促、带动。[45] 刑：刑法。锄：灭除。强梗：强横霸道。[46] 符玺：印信，权力的标志。斗：口大底小的方形量器。斛：量器，古代十斗为一斛。权衡：秤、量器。权：秤锤。衡：秤杆。信：信从。[47] 此四句见《庄子·胠篋》《老子》中也有相类似的说法。[48] 今其法：指佛法。清净、寂灭：佛教的教义，清净：指远离罪恶与烦恼。寂灭：佛教语。“涅槃”的意思，即超脱一切境界，入于不生不灭之门。[49] 三代：指夏、商、周。黜：贬斥、废黜。见正：被纠正。[50] 帝：指尧帝、舜帝。王：指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51] 指庄老之言。[52] 曷：为什么。无事：无为而治。[53] 传：泛指儒家之书。此处引《礼记·大学》。[54] 明：动词。发扬，使彰明。明德：完美的、善良的德性。[55] 指佛老学说也讲端正心思，教化人心。[56] 夷：指汉族以外的民族。夷之：将他们当夷族看待。[57] 中国：此地指汉族。中国之：将他们当中国人（汉人）看待。

[58] 此二句见《论语·八佾》。邢爵疏：“言夷狄虽有君长而无礼义，中国虽偶无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礼义不废。”《论语》为《诗》、《书》、《礼》、《乐》、《易》、《春秋》、《论语》七经之一。所以称经曰。夷狄：指外族。诸夏：指中国（汉族地区）。

[59] 诗：指《诗经》。这二句见《诗经·鲁颂·閟宫》。膺：攻击、抵抗。惩：惩罚。

[60] 几何：相去儿多，即相去不远的样子。胥：皆、都。[61] 其法：指儒家治国的方法。[62] 道：指先王之道，儒家之道。[63] 教：教诲。[64] 郊：祭天。假：音格，给予、宽容，通感的意思。[65] 庙：祭祖庙。飨：享受。[66] 斯：这个。何：什么。

[67] 是：指示代词，指代儒家之道，先王之道。[68] 荀：荀卿（况）。杨：杨雄。精：精当。详：详细。[69] 说长：说，学说。长：绵延、留传。[70] 塞：阻塞。流：流传。止：禁、废止。行：流行。[71] 人其人：使僧道还俗。火其书：焚烧佛老的书。庐其居：将寺庙、道观改为民宅。[72] 庶乎：差不多、相近。

【译文】

兼爱大众叫做仁，做事符合人情事理叫做义，朝着仁和义的涵义去做就是道，自己有了足够的道德修养，不须要尊显外表就是德。仁和义是具有实际内容的，而道与德却是可以做不同解释的，所以道有君子之道与小人之道之别，德有凶德和吉德之分。老子轻视仁义，不是要诋毁仁义，而是他所看到的仁义很渺小。坐在井里看天，说天小，其实不是天小。老子把态度的恭顺婉和看作仁，把做点琐屑细小的好事当做义，他轻视仁义就是当然的了。他所说的道，是讲他的主张，并不是我所说的道；他所讲的德，是讲他认为的德，并不是我所说的德。凡是我所说的道德，是包含着仁和义在内的，这是天下的公论。老子所说的道德，是抽掉了仁和义的实际内容的，这是他一人的主张罢了。

周公之道衰微，孔子死了，秦始皇焚烧了百家之书，黄、老学说盛行于汉代，佛学盛行于晋、魏、梁、隋之间。于是那些讲道德仁义的人，不是归附杨朱，就是归附墨翟；不是归属老子，就是归属佛学。归属于佛道，必然排斥儒家，归属佛道就把佛道看作主人，排斥儒家就把儒家看作奴仆；归属佛道就必然附合佛道之说，排斥儒家就必然污蔑儒学，唉！后世的人想听仁义道德学说，到底听谁的呢？崇尚老子的人说：“孔子，是我老师的弟子。”崇尚佛家的人说：“孔子，是我老师的弟子。”信仰孔子的人，听惯了这种话，乐于以这种荒诞的话而自谦，也说：“我们的老师是曾经向老子、佛家学习过呢。”不仅称述在嘴上，而且还写在书上。唉！后世的人想要听到仁义道德的学说，他们从谁那里去探求呢？太过份了，人们的爱好、怪诞之说！不探求它的开始，不询问它的结果，只要是怪诞之说就想

听。古时候老百姓有四种，现在老百姓有六种；古时候教化老百姓的人只有一家，现在教化老百姓的人占三家。从事农业劳动的只占一家，消耗粮食的有六家；做工的只一家；使用器物的有六家；买卖人只一家，需要物资的有六家。这样一来怎么能使老百姓不贫穷不去偷呢！

古代时，人的灾害多得很。有圣人出来，然后教他们生存养育的办法，做他们的君主，做他们的老师，驱逐走虫、蛇、禽兽让他们居住在中原，寒冷了给他们衣服，饥饿了给他们食物，住在树上怕他们摔下来，住在洞里怕他们生病，就给他们建房屋。让他们做工，以供给使用的器物；让他们做买卖，以便互通有无；让他们学医找药，以便帮助生命垂危的人；让他们学会埋葬和祭祀，以便延续亲情；让他们学礼仪，以便懂得长幼先后秩序；让他们知音乐，以便排遣心中的忧郁；给他们进行行政管理，以便带动懒惰懈怠的人；给他们制订刑法、以便灭除强横梗阻的人。为防止互相欺骗，给他们制作符望、斗斛、权衡共同遵守；为防止互相争夺，给他们建筑城廓、设兵甲守护。祸害到来为他们早做了准备，患难发生给他们先做了预防。现在《老子》的书上说：“圣人如果不死，大盗就不会终止。破开斗折断秤，老百姓就不会相争了。”唉！他这也是没有好好想一想罢了！如果古代没有圣人，人类早就灭亡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圣人就没有皮毛、鳞甲来抵御天气的冷暖，没有工具去夺取食物。所以，君主，是发布命令的；臣子，是奉行君主的命令而施行到老百姓的；老百姓，是提供粮食和丝麻，制作器皿，做买卖流通货物，来侍奉统治者的。如果君主不发布命令，就失去他做君主的职责；臣子不奉行君主的命令去施之于民众，就失去了他做臣子的职责；老百姓不提供粮

食丝麻，不制作器皿，不做买卖来侍奉统治者，就要受到责罚。现在的佛法说：“一定要抛开君臣之礼，父子之道，禁止相生养的道德”，以此来求得所谓的“清净”、“寂灭”。唉呀！这种谬论幸而出现在夏、商、周三代之后，不会被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贬斥。这种谬论也不幸而不出现在夏、商、周之前，不能得到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纠正指教。

尧和舜称帝，禹、汤、文、武称王，名号虽不同，但他们所以成为圣人是一样的。夏天穿麻布冬天穿皮袄，渴了饮饥了食，这些事虽然不同，这样做的聪明却是一致的。现在，《老子》却说：“为什么不像远古时候那样无为而治呢？”这实际是在责怪冬天穿皮袄的人说：“为什么不像穿麻布的那样简便容易呢？”责问饥饿的人说：“为什么不像饮水的那样简单容易呢？”《礼记·大学》里说：“古时候想要发扬美德于天下的人，先要治理好他的邦国；要想治理好他的邦国，先要安定他的家族；要想安定家族，先要修养自己的品性；要修养自己的品性，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思；要端正心思，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所以古时所说的正心诚意的人，是将要有所作为呢。现在崇尚佛教老子的人也想端正心思，但却把国家置之度外，灭绝伦理纲常，儿子不把他的父亲当父亲，臣子不把他的君主当君主，民众不从事他们应做好的事情。孔子在写作《春秋》时，凡中国（指汉族）诸侯使用外族规矩礼节的，就把他当外族。而外族的人能仰慕、实行中国规矩礼节的，就把他当中国看待。《论语》说：“外族虽然有君长，不如中国的没有国君。”《诗经》说：“要攻击夷狄，要惩罚荆楚。”现在却要把夷狄的办法，加在先王的教导之上，这样岂不是大家都要去做夷人吗？

我所说的先王的教导是什么呢？兼爱大众叫做仁，做事